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易俟卷十六

翰林侍讀喬萊撰



離下
震上

程傳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盛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致豐之道也

萊按豐時之最盛者多危詞何哉雖盛過而衰天道之循環滿而不溢人事之補救而不專在

此也蓋豐之盛與大有相類大有安而豐危者
大有之主明豐之主暗也彖曰宜日中乃對症
發藥而爻之曰蔀曰沛曰見斗曰見沫皆暗之
所致也大有之時如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宋之
真仁是也豐之時如唐之天寶隋之大業宋之
崇寧是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假庚
白反

萊按豐有亨義豐亨之盛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盛

過而衰可憂也聖人曰勿憂惟患不明耳日中則无所不照晷則有所不照矣故曰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萊按以二體言也明以動動合機宜矣安得不豐

王假之尚大也

萊按尚大之義傳中補出者非王者尚大何以至于大哉秦皇漢武皆尚大者也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萊按幅員廣遠人物繁庶照察雖周釁孽易萌唯无所不照乃可保豐故曰宜照天下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萊按聖人教人多恐懼脩省而茲言勿憂者何哉善乎項先生曰漢高祖之除彭韓繫蕭何疑陳平唐太宗之殺劉洎李君羨皆既豐之後憂之深也聖人曰是不必憂愈憂則愈惑非保大之道也君人者昭吾

明德如日之中照臨下土豈有陰慝敢于其間哉雖然日月為高矣猶有晁食之虞天地為大矣猶有盈虛之變人之智不免于死生鬼神之靈不免于聚散則豐亦豈吾之所能常有就使失之亦常理也又豈憂慮之所能如何哉此聖人極言勿憂之理而因以足卦辭日中之義使知中者人之所當勉而晁亦非人之所能為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之
舌反

萊按聖人論刑惟欽惟恤茲獨折獄致刑何哉蓋豐之時人心侈大驕奢淫欲僭竊無等子產之鑄刑書孔明之用重法皆此意也

初九過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程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配猶匹也初于四云配故四于初云夷也旬均也雖均陽也而可无咎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

云有尚趙氏曰配如妻配夫也主猶孟子為主所主之義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

叶也

程傳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相資則相求初四是也故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事在降已以從若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萊按豐之異于大有者大有明在上也豐明在下也

二離之主也二明而五暗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
離為日雷在上則日有所蔽故暗也主暗則易疑臣
明尤足召疑二之所以不可往也然君疑而臣不可
不信惟積誠以感之以信化疑則能發六五之志而
致來章之慶矣五疑故二不可往二信故五終使之
來來往二字相應如屈原賈誼之徒憂思騷怨皆不
能有孚發若者

汴水趙氏曰蔀古書無訓至顧野王始訓覆祖王輔嗣之說也今從之豐

其蔀大有所覆蔽也日中通言晝非止午中是木晝夜明晝則燦于日而不見日者陽之陽也或食而幾

既則星斗燦然斗者陰之陽也體大故先見次乃盡見小星疑疾昏昧所致孔子送葬日有食之曰安知其不見星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

叶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萊按日中見斗可謂暗矣且見沫焉暗之至也三陽剛明體堪為股肱者乃應上六上三歲不覲則三終不可用矣故有折其右肱之象然所遭如此非三之咎也故无咎沛作旃幡慢也沫小星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

賦叶也

萊按為大事者非君臣合德不可若小事則隨時隨事補救幹旋皆聖賢不容已者故睽言小事吉茲爻言不可大事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過其夷主吉

萊按二曰蔀曰見斗四亦曰蔀曰見斗其義何以別焉曰二之見斗五之蔀也四之見斗四自蔀也曷言乎四自蔀也曰二明體四非明體也孔子曰位不當

又曰幽不明咎四非咎五也當是時君暗于上二見
疑三終不用四覲顏高位周公所以諷其去也曷言
諷其去也曰夷主初也初在下而四遇之是去而就
初也故孔子曰行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平聲也日中見斗幽不明叶也遇其

夷主吉行叶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萊按五暗主也本无慶也无譽也不吉也聖人畫策

以導之曰若能致六二之來資其明以照天下有慶
也有譽也吉也二離之主故曰章耑指二言也先儒
謂來致天下之明殆不然已唐明皇不來張九齡所
以亂也德宗來李泌所以亂而復治也但來六二便
是保豐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

叶腔也

萊按六五不應吉也六五能吉可慶孰甚吉在一
人慶在天下來章之功大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閭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萊按上六居卦之終豐之極也去明最遠暗之至也
豐其屋侈大之象也蔀其家障蔽之象也闕其戶閭
其無人空虛恍惚之象也三歲時之久也三歲不覿
久而不悟也豐莫豐于秦皇漢武之時暗莫暗于入
海求神仙之事此又似之矣孔子曰天際翔也天際
者高遠空虛之處翔于天際非求神仙之象乎人曰
自藏也諺語自瞞自己也李少君死武帝曰不死化去

耳非自藏乎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闢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



艮下
離上

程傳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吳氏應曰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于外者皆是也

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
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
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

是也旅豈一槩哉

旅小亨旅貞吉

萊按羈旅之時亨詎能大曰小亨然不可失正也曰
貞吉造次必于是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

叶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

萊按先儒謂旅不取君義人君无旅也是大不然卦
之名旅者專取君之旅也何則彖傳柔得中乎外是

也曷言乎柔得中乎外也凡重卦之遇坎離者以坎之陽離之陰主其卦以其據二五之地也豐旅反對卦也離之一陰在豐為內卦之二在旅為外卦之五柔得中乎外也是專取君之旅也順乎剛一陰麗二陽之間旅之義也小亨也以二體言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處旅之道也貞也旅之所以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雲峰胡氏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

義所以為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萊按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皆從旅發義羈旅之當刑者或依傍之無人或衣食之不繼若濫刑若留獄不應死而死者多矣聖人慎重民命于刑雖不得以旅人而不用不敢不明不敢不慎也若獄則斷斷不留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平甫項氏曰君子之旅以行道也小人之旅以求利也二者皆非明不濟若止于瑣瑣則胥失之矣瑣瑣細小貌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

叶也

臨川吳氏曰柔而居下其志猥陋故曰窮 中溪張氏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馬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

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

叶怡也

程傳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建安丘氏曰九三爻辭全與二反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僕而三喪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

平聲也

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汴水趙氏曰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矣資貨也以潤身也斧器也以致用也旅而兼得若可安矣然旅貴于行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今捐親戚棄墳墓僑寄于異鄉寧不動故山之思是猶有不快于心者

萊按四爻之義如李陵之在匈奴庾信之在北周荅
蘇武書哀江南賦其心豈能快耶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

叶也

汴水趙氏曰以六居四宜也九而居之于位為未得
旅而暫止宜也今而久居于義為未安雖有資斧之
得中心則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射食
亦反

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

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萊按先儒謂人君无旅五不取君義是殆不然君之未即位而旅者如夏臺之繫羑里之囚是也後世唐明皇之幸蜀明英宗之狩土木皆旅也惟內文明而外柔順故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

叶退也

白雲郭氏曰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上逮者天聽

自我民聽其道登聞于天也蓋人君脩德于身終致
文明之盛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而詩言令聞
不已非人君在旅之義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萊按五先旅而得國者上失國而後旅者鳥焚其巢
無枝可棲失國之象也失國則一旅人而已追邈其
國之未失也驕奢淫蕩樂其所以亡者先笑也迨計
無復之銜璧與櫬而為旅人後號咷也離為飛鳥又

為牛易疆場也喪牛于易亦亡國之義也此如孫皓之旅于晉陳叔寶之旅于隋李煜之旅于宋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萊按上不可旅也旅而在上于義當焚不必問其事矣終莫之聞至死不悟也哀哉



巽下
巽上

程傳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

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為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萊按彖傳之釋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只在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萊皆順乎剛二句內是以小亨一氣貫下利有攸往二句不另加釋詞蓋中正志行何往不利大人指二五二陰順之利見之義也先儒分三層解不合于孔子

彖曰重巽以申命

建安丘氏曰重巽上下皆巽也巽之德順而善入而于象為風風者天之號令故有命令之象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君子于命令重復而丁寧之則入人也易故曰重巽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叶抗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本義謂陰為主是以小亨利山李氏曰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巽而不究乎陽畫在二五之位有巽乎中

正之德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義則巽之
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汴水趙氏曰巽為風重巽故曰隨風風天之號令也
時當秋冬之交冬春之際必有長風亘日綿夜然後
能變涼為寒舒肅殺為融和隨風之力也王者命令
四方絕遠人情之利病不同一命之未必徧乎申命
之而後事行觀盤庚康誥多士諸書至于再至于三

勤懇不已遷亳化商之事卒以有行申命之功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萊按聖人于坤之一陰有履霜堅冰之戒姤之一陰有羸豕蹢躅之憂于巽之一陰無戒辭且勉之以武人之貞何哉蓋巽一索而得女者伏于二陽之下巽乎陽者也豈似坤之一陰積而至于六姤之一陰積而至于五乎巽為不果故有進退之象宜其以武人之貞勉之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

叶也

萊按進退者不果之象也曷為乎不果也曰其志疑懼也唯剛貞以立其志乃可有為故曰志治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泉峯龔氏曰九二以陽居陰而得中本能巽者但當巽時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而二以陽剛應之若未能盡巽順之道者必深自謙抑而又丁寧煩懇以道達誠意于其上乃可吉而无咎故設巽在牀下用史

巫紛若之象汴水趙氏曰古者尊上坐于牀卑者拜于牀下巽之義也萊謂巽在牀下非過屈也史巫紛若非為謫也彖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二之巽于五也臣之道巽之時當如是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萊按周公恐其剛而不能巽也故戒之以巽孔子又恐其巽而過于巽也故節之以中

九三頻巽吝

萊按九三以剛居剛不能巽者也既不能巽又不能
強屢巽屢失故為頻巽可羞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童溪王氏曰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歟故曰志
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萊按柔進而漸高有悔也程子曰居上之下巽于上
也以巽臨下巽于下也如此不惟无過而且有功為

悔亡田獲三品之象三品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
充庖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

萊按巽與謙不同謙者有而不居巽則不得不巽雖
帝王之尊亦有之固時勢之為而出之不可不正也
漢和親唐納幣皆非貞而可悔者正則吉而悔亡无

不利已大抵巽之為道始雖巽順終必獲伸有无初
有終之理又戒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何哉繫詞曰
巽以行權可暫而不可常宜有所變更也程子曰十
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庚者事之變也彖傳曰重巽
申命象曰申命行事皆申其變更之命也漢獻帝巽
于權奸唐肅代巽于藩鎮文僖巽于宦官皆不明先
庚後庚之義者梅邊熊氏曰蠱言先甲後甲是當積
壞之餘而取造始之意巽言先庚後庚是當申命之

時而取更新之意庚以甲為對甲者事之始故蠱有
先甲後甲之說庚者變之始故巽有先庚後庚之說
甲言于卦辭通論一卦之義庚言于爻辭五巽之主
乃重巽以申命者與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萊按上何以巽在牀下也曰居巽之極過于巽也二
在牀下而吉上在牀下而凶何也曰位不同也二位

下過巽可以獲吉上大臣之位患得患失一味諂諛
恭而無禮生平所有豈不喪乎正乎凶矣此爻與孔
光謁董賢相類孔子曰上窮者位已高矣年已衰矣
固寵之計已窮保位之謀益鄙資斧既喪禍患隨之
故又曰正乎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兌下
兌上

程傳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

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萊按巽兌反對之卦也序卦曰入而後說之則其入之者深也非聲音笑貌以為說也說自有亨道焉以卦畫言二五剛中也三上柔外也柔外則人說而歸之利也剛中則說人者非驩虞小術也貞也平甫項先生曰兌之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在于貞也玩說以利貞其義可見言以利與貞而得說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隆山李氏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若柔外而中不剛是說之不以道也

萊按順乎天而應乎人惟革與兌有之非順天應人則不可革非說則不能順天應人乃帝王受命之事非泛泛順天理應人心也中溪張氏曰禹之封山濬

川非說而忘勞者乎湯之東征西怨非說而忘死者乎主帝王之說是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傳兩澤相麗交相浸潤君子觀其象而朋友講習以互相滋益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朋友講習若也

初九和兌吉

節齋蔡氏曰爻位皆剛不比于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故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萊按二比于三宜有悔也而剛中之德人所共信和而不同無比匪之嫌故吉而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叶芝

中溪張氏曰二大臣之位天下視其所說以為趨向者也孚人皆信其說之正也

六三來兑凶

程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兑就之以求說也比于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

象曰來兑之凶位不當

平聲也

建安丘氏曰六三柔而不中故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无他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來者反而之內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萊按說之義宜剛中柔外陽爻曰和曰孚悅以正也陰爻曰來曰引說不以正也四陽爻何以商焉四多疑之位也居大臣之地持兩可之心乃理欲公私之介不可不審所從也四之不決所從四之疾也能介然守正以遠柔邪去其疾矣是有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

叶腔也

萊按四大臣也好惡不可不正喜在四慶在天下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

萊按剝陰剝陽之謂指上六也上六引兌何言剝也
曰引工于剝也曷言工于剝也曰使非引也無以媚
陽而取說又安能剝陽耶剝也五曷為孚之曰成說
之主居說之極善說五者也五樂其諂諛忘其邪媚
是以孚也何以知五之孚也曰尊而上之比而近之
知其孚也孚美德也為君者患不信其臣如隨之孚
嘉不亦善乎乃孚于剝周公危之矣曰有厲曷厲也

唐明皇孚李林甫而致天寶之亂德宗孚盧杞而召
懷光之叛宋神宗孚王安石徽宗孚蔡京遂成南渡
之禍詎不危哉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萊按位正當惜之也陽剛中正之主而為陰柔小人
所惑豈不惜哉

上六引兌

萊按三上二爻兌之主也三曰來就而說之也上曰

引誘而說之也先儒疑其不凶謂下乘九五之中正
无所施其邪說是殆不然九五孚于剝矣何以信其
邪說无所施耶蓋小人而據高位一味諂諛不凶也
如張禹孔光之流何嘗凶乎故孔子以其未光二字
誅其心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易俟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侯卷十七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_臣覺羅吉善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_臣朱連傑

欽定四庫全書

易侯卷十七

翰林侍讀喬萊撰



坎下
巽上

程傳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萊
按說則必散歡之不可長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隆山李氏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懷
保之道也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招攜

之術也

萊按假有廟者至誠以感之涉大川者冒險以圖之如是則利如是則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萊按渙之二節之五也故剛來而不窮節之三渙之四也故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渙非人莫濟二剛中有其才也有其德也四近五得其位也得其君也渙之所以亨也外謂外卦剛中濟渙

安得窮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程傳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于有廟在中
攝其心之謂也

利涉大川乘水有功也

程傳水在水上乘水之象乘水則有濟渙之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萊按義海曰天下險難方作先王以是享于上帝以

一天下之心使知无二主也立廟以合天下之渙散使人知反本也此說最有關係

初六用拯馬壯吉

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萊按卦之初爻聖人皆不許其有為雖乾之初爻亦戒以勿用于渙則勉之以用拯速之以馬壯何哉曰

渙之初也人心初離天下初亂救之于早猶可及也
緩則變生不測遂難圖矣孔子曰順也其順時而急
拯與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先儒以五為机程傳非之謂奔而就初得所安也萊
按初在下也尚勉之用拯二臣道也奔而就一已之
安無濟渙之志可乎孔子曰得願二之願何願也願
歸于君而已奔而歸于君悔之所以亡也二剛來不

窮才可濟渙者如李泌至靈武是也況喪亂之時不
奔赴行在則身陷賊中王維鄭虔之類悔可免乎杜
甫麻鞋見天子正合此爻之義汴水趙氏曰古昔尊
者憑机坐卑者拱而立于二言机指九五也猶不敢
稱天子稱乘輿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

叶韻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萊按渙其躬者志在匡時不有其躬也凡當濟渙之

任遲徊顧慮坐失機宜者惜此躬耳或悔在國家或
悔在名節可勝道哉不有其躬公爾忘私國爾忘家
矣濟與不濟皆无可悔小象志在外也二曰願三曰
志皆乃心王室之義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萊按渙之時何時也為大臣者尚存朋黨之見此天
下之渙所以不可救也四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上

同同于五也同五則渙其羣矣周公深喜之而許以元吉也渙有丘者朱子曰渙小羣而成大羣非尋常思慮所能及也古之廉蔭李郭皆解讐以濟國事若明福王南渡馬阮輩尚爭門戶安得不亡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孔子曰光大可見不渙其羣者之曖昧也泰二包荒朋亡亦曰光大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萊始從朱子渙其居積之說謂大號空言也王居實
惠也蕪此可以濟渙然于小象正位之義不合後見
熊梅邊曰天下渙散之時人思得主須發號施令正
位乎上使人知所歸向而天下一矣故曰王居无咎
而象亦曰正位也本義渙其居積非也當從小象正
位之說萊按梅邊之言是也宋高宗南渡之詔所以
維繫人心也朱子差處只在不合于孔子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平甫項氏曰血與出韻叶皆三字成句不以血連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不同此血已散不更假去又惕與逖大義皆殊小象言遠害則逖義甚明不容作惕矣萊按項先生之說是也卦中五爻皆濟渙上獨遠害者在事外也猶之蠱五爻皆幹蠱上獨高尚其志也上最高之地也以隱君子處之何哉其身隱其道高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叶係也



兌下
坎上

程傳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雲峰胡氏曰甲子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
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中故通
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

萊按帝王聖賢之道只是一箇中字故虞廷傳心曰

允執其中中无過不及之謂有所過則非中矣節所以制其過也喜怒哀樂惟其中也則發皆中節矣凡禮樂政刑之度數孝弟忠信之德行有節以制之自一人及天下以迨後世皆行之而无弊此其所以亨也亨通也彖傳曰得中又曰中正以通是也若苦節則窮矣故不可貞以孝而言喪不過三年節之義也三日而食教民毋以死傷生節之不可苦也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

曰苦中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皆過而不
可貞者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萊按剛柔分三陰三陽也剛得中指二五

若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萊按剛當位而節則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
為上六之苦甘對苦而言窮對通而言易貴通不貴
窮故節貴甘不貴苦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平甫項氏曰險者人之所難說以行之則人不以為苦聖人制節如此此其所以通也 鄭氏剛中曰无位者不能制節制節而不中正者不能通五既得位又中且正所以能主節也

萊按剛得中象二五言當位專指五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本義極言節道 建安丘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

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
節之義則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无過取无泛用有損
已並人之實而无剥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不害民
萊按此極言以盡節之義也節儉不過節之一端今
制舉家守俗儒講義一卦之義皆主節儉言大謬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平甫項氏曰澤上之水過則不留不及則困矣故曰
節

萊按制度數則質文有章貴賤有等議德行則趨向可一風俗可同曰制統于尊也曰議協于衆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萊按初何以不出戶庭也曰凡重卦之遇坎者皆有險難之義初在下時當處也當處而處故无咎聖人于蹇之能止者曰知矣哉故初之不出曰知通塞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萊按繫詞之釋此文也專主言語立論何哉蓋時當

塞也天地閉賢人隱非括囊之義與又兌為口故戒之

九二不出門庭凶

建安丘氏曰通塞在時出處在已時之塞則不出為是其出者非也時之通則出為是而不出者非也初不出戶庭不可以出也故无咎二有剛中之才又值九五同德之君可出不出此其所以凶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萊按初當處而處者二當出而不出者當出不出未
至失已聖人深責之何哉蓋天下最難得者時也得
其時矣又復失之詎可悔乎失時何以凶也善乎項
先生曰張禹李勣謹密不言而覆漢唐之祚凶孰大
焉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進齋徐氏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
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

曰无咎

萊按雙湖胡氏謂節以六三成卦取以澤節水之義是未知彖傳剛柔分而剛得中之義

者傳易不遵孔宜其錯亂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

叶九也

六四安節亨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

叶斗也

萊按小象承上道也則四之安節專指九五蓋四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上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之

君一切制度皆合乎中正之道四安意奉行無所勉
強不待規正亨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程傳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甘節也甘對苦而言
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
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萊按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制度數議德行行之
一已而安措之天下而利甘節也甘苦之反也苦則

窮甘則通故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萊按彖詞苦節不可貞爻詞苦節貞凶于斯爻發斯
義者居節之極也苦節而貞凶待問乎然殺身成仁
求仁得仁無可悔也竊謂三百八十四爻大指教人
趨吉避凶仗節死義之舉惟發于此如比干之諫夷
齊之餓張巡許遠文天祥方孝孺之類皆苦節而貞

者凶固凶矣悔則亡也孔子釋彖詞曰其道窮也釋
爻詞亦曰其道窮也正相照應若舊說禮奢寧儉始
雖有悔終則亡之大不然已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兌下
巽上

程傳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萊按中孚信也卦畫中虛外實信之義也豚魚信物

也象也信如豚魚吉之道也涉川者巽木在兌水之上也程子曰忠信可以蹈水火也兌中孚小過皆曰利貞彖傳曰說以利貞中孚以利貞過以利貞是利也貞也非利于貞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

程傳二柔在内中虛之象二剛得中中實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

叶說音
崩也

萊按以二體言說而巽也巽則孚之入人者深說則下之歸上者誠而邦无不化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豚魚之說有二或曰二物也或曰江豚也萊按江豚之說是也江豚產大澤中知風風澤之象也先儒謂豚魚無知之物信及于無知之物也若然是以豚魚為意非以豚魚為象也且無知之物信又何以及之耶江豚有風則見信物也人之信至于此則吉矣及

至也非格也瞿唐來氏其說同此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溪張氏曰卦之全體外實中虛舟虛之象乘巽之木而其中枵然以行乎兌澤之上豈復有風濤之患哉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程子曰天之道誠而已利貞乾之德也故曰應天平甫項氏曰中孚以利貞與兌之說以利貞小過之過

以利貞皆二德也非利于貞也利者利于事貞者貞于理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瞿唐來氏曰兑為口舌議之象巽為不果緩之象萊
憶丙午冬同施侍讀愚山集白評事仲調邸齋仲調
述秋審數案可議愚山曰中孚大象取議獄緩死之
義何居余曰此聖人慎重人命之意也凡罪之疑者
獄當議死當緩中孚信也信則獄不必議死不必緩

矣聖人恐信之中有難信者議之緩之凡以求其生也一座稱善彈指之間十五年矣歲月遷流友朋凋謝附記于此為之惓然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萊按程子曰中孚之初貴審其信虞度也度可信而信也有他志不定也不定則不安也燕安裕也或曰燕信鳥也有他不若燕之信也卦中言燕言鶴言翰音皆取信之義二說並記于此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萊按當信之始而度所信則其志未變是以獲吉

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萊按周公之繫此爻也曰鳴曰和孔子之釋此爻也

曰應曰違鳴和象也應違意也鶴鳴鳴之善也子和

和之信也聲應既廣令聞斯彰動君之聽敬而求焉

天爵修人爵從此其義也舊說指五為子是大不然

無稱君為子之理孔子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

之況其邇者乎玩邇之一字則子和者儔類和之也
遠之事君君非邇也我字吾字乃指九五瞿唐來氏
曰鶴信鳥霜降則鳴兌正秋也又為口舌鶴鳴之象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萊按小象專舉其子和之者信于友也信友則獲上
矣故繫詞專主應違發論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萊按卦惟二陰三四是也四正三不正四君子三小

人也四視三為匹三視四為敵馬匹亡絕三也得敵
敵四也怨四之絕我也或鼓而攻懼四之難攻也或
罷而止痛已之見絕也或泣而自傷悶已之無聊也
或歌而自樂動止靡定憂樂不常小人失意情態如
此 又按四絕三不信于三矣中孚之謂何蓋君子
信以正則不必信所以信也小人信不以正則必信
非所信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若尾生以之殺
身商鞅以之亡國害于信者大矣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

平聲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萊按舊說初應四度可信而信之戒其有他四應初絕之而上信于五夫四既絕初則四不可信矣何以戒初之有他耶卦惟二陰三與四為類絕類絕三也豈絕初乎蛟峯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為黨也大臣如此何咎之有月望陰盛之象十四而幾望亦信之不爽者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

叶常也

程傳絕其類而上從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如此

萊按諸爻不言孚五獨言孚孚之美者莫大于君信其臣也二五之孚固結而不可解攣如也无咎何哉蓋孚未可一概論也隨之孚嘉尚已若小畜之五孚

四兑之五孚上皆孚于小人而有咎者也若中孚之
五下孚九二君子也咎之所以无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

平聲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進齋徐氏曰翰音羽翰之音也登于天虛聲遠聞也
有信之名無信之實以此為正固守則凶 東谷鄭
氏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臨川吳氏
曰巽為鷄鷄曰翰音謂其羽有文采而能鳴也豚魚

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象爻
取三物為象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萊按雞鳴則漏盡矣何可長之象也孟子于聲聞過
情者譬之雨集立涸亦此意也



震上
震下

程傳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

本義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
小者過也既過于陽可以亨矣然必利于守貞則又
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
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
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
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 瞿唐來氏曰
上經終坎離坎離之上頤與大過頤有離象大過有

坎象方繼之以坎離下經終既未濟既未濟之上中
孚與小過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方繼之既未濟
文王之序卦精矣 平甫項氏曰小過之亨利貞三
德也時當小過不稍過則執而不通小過所以通也
故曰亨然必于事為利于義為正而後可通若隨時
苟通而傷事悖理則非小過之道也故曰利貞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

叶涉也

瞿唐來氏曰過而亨者當小過之時不容不小過惟

小者過所以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

叶杭也

萊按時當小過則以小有所過為利小有所過為貞
程子曰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本義以二五言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本義以三四言

有飛鳥之象焉

陸氏希聲曰中孚小過正對之卦也中孚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鵬實之象小過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建安丘氏曰遺之音者言鳥雖飛而音尚遺過之不遠者也陰以承陽為順乘陽為逆上逆而下順者明不宜上宜下之義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行下
並反

嵩山晁氏曰恭過則偽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為而為之將矯之以為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教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子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勵俗也

初六飛鳥以凶

程傳初陰柔在下小人也上應九四四動體也于所
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
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救止莫及已 平甫項氏曰
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
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
成離則麗于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 雲峯胡氏曰大
過有棟撓象棟之用在中故于三四言之小過有飛
鳥象鳥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

也獨初上言之何也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程傳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六二過其祖過其妣不及其君過其臣无咎

瞿唐來氏曰陽為父陰為母祖妣之象震艮皆一君二民君臣之象三四陽爻皆居二之上有祖象有君象初在下有妣象有臣象陰四故曰過陽二故曰不

及本卦初之與四上之與三皆陰陽相應陰多陽少
又陽失位似陰有抗陽之意故二陽爻皆言弗過此
爻不應乎陽惟與初之陰相遇故曰遇妣遇臣也觀
九四遇五曰遇上六遇五曰弗過可見矣蓋過者非
正應而卒然相逢之辭以陰論四陰二陽若孫過其
祖矣然所遇者乃妣也非過而拒乎祖也以陽論二
陽四陰若不及在君過在臣矣然所遇者乃臣也非
過而抗乎君也若初之于四上之于三則祖孫君臣

相為應與對敵而抗矣所以初與上皆凶此爻因柔
順中正所以過而不過 本卦陰過乎陽陰陽不可
相應六爻以陽應陰者皆曰弗過以陰應陽者則曰
過之六二柔順中正以陰遇陰不抗乎陽是當過而
不過无咎之道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

平聲也

瞿唐來氏曰臣不可過乎君故陰多陽少不可相應

九三弗過

句

防之從或戕之凶

瞿唐來氏曰弗過者陽不能過乎陰也兩字絕句本卦陰過乎陽故二陽皆稱弗過防防陰也從從陰也三陽剛居正乃羣陰之所欲害者不防之而反從之則彼必戕害乎我而凶矣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瞿唐來氏曰如何者言其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學易記載雷氏曰九四剛失位而不中稱无咎何也

以陽居陰在上卦之下又下應于初是能量其時圖
小不圖大務下不務上者也初在下而欲上故凶四
在上而欲下故无咎小過之時小人得位而勢過君
子君子失位而不能過小人九四君子之失位者也
故曰弗過君子失位而不能過小人當遜言相待不
可甚疾而遽絕之故曰遇之孔子不絕陽虎是也君
子和而不流雖遜言以遇小人亦不可遽與同流而
俱往往則與小人同及于敗故曰往厲必戒小人雖

一時得志而終不久此所以往則危也故象曰往厲
必戒終不可長也小人得志君子失位皆天也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小過之時君子遠害而已不可有為
也故曰勿用然君子守正久而不改待天時之復斯
可矣故曰永貞小人不可長而君子永貞則終有以
過之矣九四君子也其艱如此者失位也故象曰位
不當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

平聲

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泉峯龔氏曰陰陽和而後能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兩見於易皆陰陽不和之象小畜以一陰畜五陽陰
微而陽盛力不能制小過以四陰過二陽陰盛而陽
微勢不能敵故皆有密雲不雨之象在小畜為全卦
之義在小過則一爻之義小畜之我指六四小過之
我指六五

先儒謂公五也取彼取二也此拘二五之應言也平

甫項氏曰自陰言之西郊為我故以陽為彼也兼按
項先生之言是也密雲不雨得陽則雨矣五所取者
陽也取之不得其道陽不可得也曷言乎陽不可得
也沈元雅小傳曰弋射于高者也穴伏于下者也射
于高而取伏于下之物詎可得乎小人道長之時為
君者豈不欲得君子以自輔乃君子隱巖穴之中而
求之廟廊之上不可得也君子不可得遂成小過之
世可慨也已小象已上眉山蘇氏曰已上勢不可以

復下之稱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

句

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蒙山李氏曰九四曰弗過遇之言君子失位不能過
越小人而待遇之也上六曰弗遇過之謂弗與陽合
而過之也小人得志疎遠君子驕亢過極其凶必矣
如飛鳥窮上而無所託則顛墜必矣離猶懼也所謂
自遺其咎者也是謂災眚蓋言災由自作也觀梁冀

董卓之徒則可知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平甫項氏曰上經將終授以頤大過下經將終授以
中孚小過四卦皆不及對所以明雷風山澤之正用
也四卦之象皆有坎離雷風山澤之氣出于坎離坎
離出于乾坤也

易侯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易侯卷十八

翰林侍讀喬萊撰



離下
坎上

程傳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為卦
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當其用已濟之時也

萊按上經首天地至泰而天地始交上經終水火至
既濟而水火始交方泰便否方既濟便未濟一治
一亂也泰至三而憂否至五而喜既濟之五無西

鄰之時未濟之五有君子之光治極則亂亂極則治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隆山李氏曰水火相逮兩相交接既濟之象既濟則亨矣其所以致亨者非獨兩兩相應以居位各正故也初三五陽位皆以九居之二四六陰位皆以六居之六十四卦无如既濟最正故曰利貞然物極則反理之必然故曰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

叶滂也

萊按既濟矣何以亨小先儒曰小者且亨況大者乎是殆不然彖傳曰初吉柔得中也柔得中亨之所以小也不言九五之剛得中何哉曰時之衰也既治復亂雖五之剛中不如西鄰之禴祭而亨尚能大乎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

平聲也

萊按剛柔各當其位惟既濟一卦利也貞也非利于貞也何則无戒詞也

初吉柔得中也

萊按坎離一陽一陰居二五正位凡重卦之遇坎離者大抵主坎之陽離之陰既未濟坎離之交也既濟象傳曰初吉柔得中也未濟象傳曰未濟亨柔得中也何皆主離之陰而不主坎之陽也曰坎之陽在既濟為五不如西鄰之時是五有時不如二也離之陰在未濟為五而曰君子之光是陽有時不如陰也皆時為之也將天地男女之終終於水火而所以終者

又火司其令與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萊按初吉終亂天運之循環也然豈得盡委之于天乎有人事焉既濟之後習于宴安不復憂勤振作亂之所由生也孔子曰終止則亂咎人事也然人事之不脩即天道之不轉不然剛柔正而位當極六十四卦之盛矣何遂止而亂耶故曰其道窮也窮則變變則通易不終于既濟而終于未濟此其義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萊按水在火上雖相交而成既濟然火燃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亦有當防之義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曰思患未有患也曰豫防無可防也然不思患患即至矣不豫防防無及矣持盈保滿豈聖人之過計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東谷鄭氏曰既濟之始以安靜為貴初陽爻不可過于有為也曳其輪而不前濡其尾而不濟于義則无

咎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

叶九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萊按既未濟之得名取義于坎之水也而主兩卦者不在坎之陽而在離之陰兩彖傳柔得中是也二離一陰也卦之初吉由于二也且既濟之二將往而為未濟之五何云喪其茀也古大人之未得位也必先有不能行之時二陰爻婦之象也婦須茀以行喪之

弗能行也其不能行曷故也時未至也七日時之變也得得弗也得弗則行矣何以逐為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

叶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萊按既濟之三未濟之四也故皆言伐鬼方聖人于未濟則美之于既濟則戒之何哉蓋時當未濟貴振動以求濟時當既濟貴安靜以保濟誠齋楊氏曰九三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

不可用者也人君入其說勤兵于遠雖久而獲勝亦已憊矣如武帝承大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比類也若光武却臧宮馬武之請善處既濟者也程子曰古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取以為義鬼方者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

象曰三年克之憊

叶憊蒲避也拜反

萊按三年克之或尚有揚揚得志者孔子以憊譏之

其旨遠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先儒謂繻新繒也袽敝衣也勿以新繒而忘敝袽猶勿以既濟而忘未濟之難也萊按爻之義本多疑而多懼卦之義貴思患而豫防戒曰終日戒之至也無怠時也雷氏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繻也衣袽也皆禦寒之具也亦有備无患之義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叶義

萊按易中疑字皆于四發之曰有所疑非虛疑也故終日戒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梅邊熊氏曰西隣雖指六二以反對而論正未濟之六五也既濟則時已過未濟則時方來時已過雖殺牛亦无福之可邀時方來雖薄祭亦可致福時乎時乎聖人不能違也沈元雅曰商居東東鄰也周居西西鄰也朱子曰當文王與紂之事是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離也

萊按陽而不如陰五而不如二非時之為何以有此吉大來者既濟之二將為未濟之五矣

上六濡其首厲

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迨時移局換險難復生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塞裳

馮河濡至于首何厲如之 中溪張氏曰上六濡首
終止則亂之義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

叶暮也



坎下
離上

程傳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為
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故為未濟 雲峯
胡氏曰上經首乾坤乾坤之後六卦皆主坎之一陽
下經終既濟未濟濟因坎水取義而亨又皆主離之

一陰天地終始皆水火相為用也三陽失位故未濟三陰應三陽而陰又得中所以未濟終于濟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汔傳魚乞反
本義許訖反

萊按未濟何以亨也既濟初吉終亂則未濟亂當復治而離之一陰為卦之主有致亨之道也隆山李氏曰坎為水為穴為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故取小狐汔濟濡其尾之象汔幾也幾濟而濡其尾則未濟也故无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本義指六五言 雲峯胡氏曰乾坤之後為坎者六至既濟未濟雖因坎取義然皆曰柔得中也則又專指離而言坎之與離終始可相有而不可相无如此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程傳據二而言也朱子曰未出險中不獨九二一爻指全卦也萊按九二陽爻非狐也亦无指全卦為狐之理小狐專指初也既濟之亂在終則未濟之難在

初過此未必不濟也初爻詞亦曰濡其尾則豕中小狐
指初明矣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朱子曰不續終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
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萊按不當位故未濟剛柔應非終于不濟也汴水趙
氏曰聖人于卦中片善寸長无一棄者因諸爻皆

不正故爻中三言貞吉戒之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就燥居之沮洳之方則熄水流濕居之高墮之方
則涸君子觀未濟之象慎辨其物各居其方不特水
火然也凡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毋若火在水上不
相為用而成未濟之難也

集注水趙氏
白雲郭氏

初六濡其尾吝

萊按未濟之義在初六一爻何則二不出而求濟者

三未濟而可濟者四伐鬼方而受賞則濟矣故未濟之義在初而濡其尾之詞見于象也時方多難陰柔才弱不量力求濟自致敗亡亦可羞已故曰濡其尾吝雲峯胡氏曰既濟之濡其尾可濟而不輕濟也未濟之濡其尾不可濟而妄濟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朱子曰極字未詳萊謂知讀作智其義自通王式丹曰六十四卦小象獨極字不可叶

九二曳其輪貞吉

萊按以他卦言之二剛中之才正應在五宜出而濟
難者曳其輪何哉曰二五不應也曷言不應也曰水
之性不可上火之性不可下于上下之不交知二五
之不應也既未濟之時離用事坎不用事坎之一陽
雖在既濟為五且不如東隣之時況在未濟為二可
出而有為乎使其冒險勢將覆轍惟不可出而不出
貞也吉也輪坎象行于陸者非濟川具也曳之是已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本義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雲峯胡氏曰
程子云正有不中中无不正此曰以中故得正易之
大義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萊按先儒謂既征凶矣何又利涉疑遺一不字是殆
不然三居坎極將出乎險川可涉已特未涉耳故六
爻獨于三表出未濟二字過此則近于濟矣雖然懼

其躁也曰征凶戒之也又懼其怠也曰利涉大川勉之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

平聲也

臨川吳氏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于六三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萊按險已過矣將濟之時也五曰貞吉四曰貞吉濟險君臣不正不能濟也五曰无悔四曰悔亡未濟之

先致茲險難有可悔之事也鬼方至難伐者震用伐之臨事而懼也三年受賞則捷伐之功成而未濟者濟矣 又按未濟之難由叛亂梗治疆場未靖故曰伐鬼方既濟之亂由好大喜功勤兵于遠故曰伐鬼方未濟伐鬼方所以戡亂也既濟伐鬼方所以召亂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

叶杭也

萊按四之志何志也曰志在求濟而已伐鬼方而受

賞則未濟者濟已故曰志行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萊按五與四君臣同心以求濟者故皆曰貞吉曰悔
亡曰无悔也文明之主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君子之
光也曰君子位之尊德之備也然光豈由外飾乎中
有孚誠故吉 先儒謂五之孚孚二也此拘二五之
應也殆不然已二曳其輪而不出者五曷為孚之且
二坎之一陽也五離之一陰也二五孚則水火交矣

非卦義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童溪王氏曰暉者光之發也

萊按否之二困之二君子之失志者曰大人否亨曰
大人吉尊之以大人示不敢褻也觀之五未濟之五
大人之得志者曰君子无咎曰君子之光俾知所重
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萊按既濟至終而亂未濟至終而治矣上之孚即五
之孚蓋禍亂既平紛擾不事內有孚誠君臣燕衍此
有孚于飲酒之義也无咎也雖然不可不節也禍亂
之作不在憂勤之時而在宴安之後使沉湎于酒流
連荒亡則有濡首之象首且濡身胥溺矣有孚之謂
何至于失是以知既濟之濡首由于憂患未濟之濡
首由于安樂安樂之害甚于憂患故聖人戒之如唐
莊宗平梁之後亦由未濟而濟者卒耽于逸樂喪于

伶官之手為天下笑非濡首之證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

叶即也

兼按六十四卦終于此卦三百八十四爻終于此爻
周公垂飲酒濡首之戒俾勿荒于逸樂也孔子拈出
節字節則不過不過則中矣既未濟上爻皆取卦義
者

瞿唐來氏曰上經首乾坤者陰陽之定位萬物之男
女也易之數也對待不移者也自乾坤歷屯蒙需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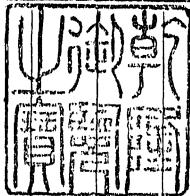
師比小畜履十卦陰陽各三十畫則六十矣陽極于六陰極于六至此乾坤變矣故坤綜乾而為泰乾綜坤而為否否泰者乾坤上下相綜之卦也乾坤既迭相否泰則其間萬物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不可悉紀自同人以下至大畜無非否泰之相推无否无泰非易矣水火者乾坤所有之物皆天道也體也无水火則乾坤為死物故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後乾坤之水火可交頤大過者山澤雷風之卦也頤有離象

大過有坎象故上經首乾坤必乾坤歷否泰至頤大過而後終之以坎離下經首咸恒者陰陽之交感一物之乾坤也易之氣也流行不已者也自咸恒歷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陰陽各三十畫則六十矣陽極于六陰極于六至此男女變矣故咸之男女綜而為損恒之男女綜而為益損益者男女上下相綜之卦也男女既迭相損益則其間萬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不可悉紀自夬以下至節无非損益之

相推无損无益非易矣既濟未濟者男女所交之事
皆人道也用也無既濟未濟則男女為死物故必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而後男女之水火可交中孚小過
者山澤雷風之卦也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故下
經首咸恒必咸恒歷損益至中孚小過而後終之以
既濟未濟要之天道之體雖以否泰為主而未必无
人道人道之用雖以損益為主而未必无天道上下
經之篇義蘊畜其妙至此若以卦爻言之上經陽爻

八十六陰爻九十四陰多于陽者凡八下經陽爻一百有六陰爻九十有八陽多于陰者亦八上經陰多于陽下經陽多于陰皆同八焉是卦爻之陰陽均平也若以綜卦兩卦作一卦論之上經十八卦成三十卦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陰多于陽者凡四下經十八卦成三十四卦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陽多于陰者亦四上經陰多于陽下經陽多于陰皆同四焉是綜卦之陰陽均平也上下經之篇義卦爻其精

至此孔子贊其至精至變至神厥有由矣



易侯卷十八